

第一章 不敢說的喜歡

夏末午後，日光和煦，稀薄日光穿透樹影，細碎地撒了滿地，遠遠望去如浮光掠金。

徐洛音坐在亭子裡，手中拿著繡繡，紅線穿過，鴛鴦戲水的圖樣便漸漸浮現出來，寓意極好，她臉上卻沒有什麼歡喜的神色，繡一針停一下，似是在出神。

「若是累了便歇一歇，仔細傷著眼睛。」

一道柔和的聲音響起，她微微抬首，母親白氏正慵懶地搖著一把團扇，笑著望向她。

徐洛音神色微鬆，終於露出了些許笑意，放下手中的繡繡不再理會，斜倚在欄杆上，望著不遠處的湖泊出神。

白氏靜靜地打量自己的女兒，面容白皙，眉眼如畫，唇不點而朱，又是個端莊溫婉的性子，十四歲時美名傳遍長安，如今及笄，前來求親的人自然踏破了門檻。白氏一共育有二子一女，年至三十才得了這一個姑娘，寵得如珠似寶，夫婿人選自然要好好斟酌，她與侯爺千挑萬選許久，這才挑中了忠寧侯府的嫡次子崔同煊。崔同煊曾上陣殺敵，立下汗馬功勞，如今已是正五品的寧遠將軍，假以時日必是皇上的左膀右臂，最重要的是他雖為武將，性子卻溫和，日後必定會對女兒極好。明日，便是忠寧侯府前來提親的日子了。

想到這裡，白氏微微彎唇，笑道：「阿音，明日妳想不想在屏風後見他一面，定是妳喜歡的。」

知女莫若母，她知曉自家女兒喜歡俊美公子，便將這條擇婿標準放在首位，崔同煊的相貌自然是極為出眾的。

從口頭答應訂親到如今，徐洛音還未見過未來夫君，明日正是最合適的日子。

沒想到徐洛音卻搖搖頭，輕聲道：「娘親不怕我闖禍嗎？還是算了吧。」

白氏只當她是害羞，掩唇道：「有娘親陪著呢，就這樣定了。明日妳換件鮮亮的衣裳，我偷偷讓你們見一面，說幾句話也不礙事。」

徐洛音垂眸，假裝羞澀地頷首。

她的親事已經拖了一年，不能再拖，十六歲才訂親已經很晚了，為了讓爹爹和娘親放心，她聽從他們的話選了忠寧侯府的崔同煊。

至於那個不可能的人，就忘了吧。

湖邊吹來微涼的風，她微微合上眼睛，笑容漸漸隱去，待心中的鬱結散了，徐洛音再次拿起繡繡，專心致志地繡著鴛鴦戲水的荷包。

白氏多看了她兩眼，面前的姑娘羽睫微斂，嬌嫩的唇瓣微微抵著，比以往又多了幾分嫵雅，她慨歎道：「要嫁人了，性子倒是穩妥了。」

徐洛音眸中閃過幾分晦暗，其實她只是心中難過罷了，嫁的不是自己喜歡的人，連一分歡喜也無。

想歸想，手中的針線卻未停，她專注地繡著荷包，只當沒聽見母親說話。

白氏卻無端傷感起來，失落道：「其實娘親不願妳如此嫵靜，從訂親到成親還有半年，妳可以再暢快玩半年的，若不是去年被拐子擄……」

「娘親！」徐洛音揚聲打斷她。

白氏這才發覺自己說了什麼，忙掩飾地啜了口茶。

徐洛音的心緒驟然起伏得厲害，銀針再也落不下去了。

十五歲那年她一時貪玩偷偷跑出府，被拐子強行擄去，一路昏迷，再次醒來是在去往靈州的馬車上。

許是沒想到她這麼快便醒，拐子並未嚴加看管，她趁著天黑跳了車，拚命往回跑，與身後身強力壯的拐子搏命，直到體力不支倒地，被人救下。

「妳別怕，安心住在這裡等妳家人來尋。忘了告訴妳，我是靈州知府沈韶。」
沈韶……沈韶……是救過她的沈韶，是她愛慕的沈韶，亦是世代仇敵家的沈韶。她知曉他們不可能，所以直到離開靈州也並未對他說過一句喜歡。

時隔一年，她將要嫁人，不知他過得好不好？

不敢再想下去，徐洛音垂眸盯著手中的鴛鴦戲水圖，努力將眸中淚光藏起，心中難掩酸澀。

白氏穩了穩心神，又打開了話匣子，「從妳姨母家探親歸來，妳便變得沉靜許多，這也算是件好事了。」

被人擄去之事對姑娘家的清譽傷害極大，只能在明面上尋個探親的由頭，私下尋找，對外自然也是這樣講的。

徐洛音嗯了一聲，彎眸笑道：「靈州恰如其名，鍾靈毓秀，是個好地方，那裡的姑娘也秀外慧中，所以女兒才學了幾分。」

提到靈州，白氏的神色變了變，淡淡道：「說到這兒，我倒是想起那家的公子要回京了。」

從不連名帶姓提起的那家，只有與他們靖南侯府有仇的沈家。

徐洛音呼吸微滯，狀似隨意地問：「哪個公子回來了？」

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她的聲音裡藏著多少顫意，她緊緊地捏著手中的銀針，連呼吸都有幾分遲疑。

當朝丞相沈端敬育有三子，元配所出的大公子沈韶與二公子沈謙在外做官，繼室生的小公子沈麟尚且年幼。

許是沒想到她會好奇，白氏多看了她兩眼，搖著團扇輕描淡寫道：「自然是靈州那位。」

徐洛音手中的銀針頓時墜落，紅色絲線勾著銀針落在她的繡鞋上，搖搖晃晃，陽光折射出微弱的亮光，她一點一點地拾起。

須臾，她輕嗯了一聲，故作鎮定地撫了撫繡繡。

白氏疑惑地望著她的動作，良久輕聲問：「阿音，娘親一直沒問過妳，妳在靈州是不是見到沈家的人了？」

徐洛音搖了搖頭，咬唇道：「我、我只是在街上聽過百姓們誇讚靈州知府的話，說他體恤……」

「行了，別說了。」白氏蹙眉道：「那一家子都是虛偽的做派，妳若是信了，便是個傻的。」

徐洛音眸光微黯，輕輕頷首。

坐了許久，白氏有些疲累，「阿音，我先回去小憩了，妳也回吧。」

徐洛音起身望著母親的背影逐漸遠去，終於鬆了口氣，慢吞吞地收拾著繡繡與絲線，腦袋裡突然冒出一個想法。

於是趁貼身丫鬟綠袖不注意，她偷偷將一捆纏著金線的紅色絲線攏進袖中，又匆匆四下翻找一番，接著疑惑道：「咦，怎麼少了一捆絲線？」

綠袖找了半晌，自然是什麼也沒瞅見，不禁懊惱道：「想必是被風刮跑了，姑娘，我這就去買。」

徐洛音等的就是這句話，頷首笑道：「我也許久沒出門了，跟妳一道去吧。」

「可是姑娘，您出門前是要先稟告夫人的……」綠袖躊躇道。

徐洛音垂眸，自從那次被拐子擄走，爹爹娘親生怕她再次遭難，所以出門前必須與母親說一聲，若是走得遠了還得有侍衛跟著，以防萬一。

她淡淡道：「無妨，那家鋪子離得不遠，近日母親對帳對得頭昏眼花，還是讓她好好睡吧。」

綠袖思量再三，還是不敢冒險。

徐洛音只好道：「那就讓紅裳一起去，妳們倆總能將我看牢吧？」

紅裳也是她的貼身丫鬟，比綠袖穩重許多，年紀也稍長。

綠袖這才笑著應了聲是。

等紅裳從她的院子裡過來，又耽擱了許久，徐洛音表面上淡然自若，心中卻有些著急，若是見不到他，今日豈不是白跑一趟。

頓了頓，她又轉念，反正根本不知道他會從哪條街上經過，去得早去得晚都是碰運氣罷了。

三人從側門出來，徐洛音戴上帷帽，市井喧囂聲悄然灌入耳膜，她許久未出府，不由得好奇張望。

綠袖深深地吸了一口飄滿長街的香味，忍不住提議，「姑娘，好不容易出來一趟，咱們買了絲線後去一趟林記吧？」

紅裳忙勸阻，「咱們本就是偷偷出來的，別攛掇姑娘，妳若是想吃，明日再去買。」

林記是家點心鋪子，做出的點心堪稱一絕，不僅味道好，賣相也招人喜歡，與絲線鋪子隔了一條街。

剛巧，那條街就是長安最為繁華的朱雀大街。

徐洛音心神微動，輕聲問：「銀子帶夠了？」

綠袖拚命點頭。

紅裳皺眉，「姑娘……」

徐洛音嘆道：「我也想吃一次剛出爐的櫻桃煎，妳們總說好吃，可我一次都沒吃過呢！」

紅裳無奈，只能道：「那咱們買了便馬上回去，不能耽擱。」

見她妥協，徐洛音翹了翹嘴角，待買完了絲線徑直往林記走去。

林記生意極好，綠袖毫無怨言地排在隊伍末尾，徐洛音和紅裳站在一旁等候。

隔著帷帽，視線有些模糊，她微微撩開一點，一雙美目偷偷望著街上的人，卻次次失望。

日頭大，紅裳見她站在太陽底下，忙低聲提醒，「姑娘，小心曬紅了臉。」

徐洛音這才戀戀不捨地離開，沒想到聽見一旁正排著隊的人聊起了沈韶。

「沈大人可真是一鳴驚人啊，說不定日後比他父親沈丞相還厲害，早早便封侯拜相了！」

「是啊，我去過靈州，那裡的百姓都愛戴沈大人。」

「可不是嘛，不然他怎麼可能在靈州任職兩年便歸京了，這可是罕有的事！」

「待沈大人做了大理寺少卿，長安城中的冤假錯案定會少之又少。」

徐洛音微微抿唇，腦海中浮現出沈韶的模樣，心中便有些歡喜。他氣質清雋，又是矜貴君子，確實是適合做大理寺少卿的。

她出神地想了一會兒，臉上不由得多了兩抹緋紅。

「姑娘，我買到了！」綠袖歡歡喜喜地捧著剛出爐的櫻桃煎跑過來，「快嘗嘗快嘗嘗！」

徐洛音含笑捏起一個，正要品嚐，面前忽然站了一個人，阻隔了大半日光。

她微微抬眸，望進一雙含笑的眼睛，是她出神時想過無數次的模樣。

「敢問姑娘，櫻桃煎好吃嗎？我準備給饞嘴的舍弟買幾個。」

徐洛音怔怔地望著他，失了言語，這聲音如樂聲自琴弦中傾瀉，她曾聽過許多遍，時隔一年依然為此心動。

「哎呀，是沈大人呀！」

「沈大人歸京，可喜可賀！」

是一旁排隊的人認出了他，紛紛前去拱手道喜。

紅裳和綠袖聽到他姓沈，忙將徐洛音護在身後，目光不善地盯著他，方才還近在咫尺的兩人，瞬間相隔三尺遠。

徐洛音輕輕歎了一聲，將櫻桃煎交給綠袖，禮數周全地福身道：「沈大人安好。」

她語調冷淡，尾音卻抑制不住地輕顫，藏著些許歡喜，就算被爹娘發現她也認了，此刻她只想與他說句話，以這種方式道一聲遲來的謝。

落在她身上的目光停了停，隨即消失。

起身，徐洛音克制著視線，沒再去看被眾人簇擁著的沈韶，徑直走遠，可走沒幾步，她終究還是忍不住回望一眼。

本以為他不會發現，沒想到他們的目光竟在半空中相接，絲絲縷縷地纏繞在一起。徐洛音微怔，而後便見他薄唇輕啟，無聲地說了句話——不要嫁給他。

徐洛音神思恍惚地回到慕音院。

見她垂眸出神，紅裳一邊鋪床一邊道：「姑娘困倦了嗎？醒了再吃櫻桃煎吧。」

徐洛音微微頷首，讓她們出去。

她午睡的時候一向不喜旁人打擾，紅裳綠袖身為貼身丫鬟，自然懂得這個規矩，

悄聲關上門。

窸窣窸窣的動靜褪去，大腦中的隱祕聲響便開始震耳欲聾，徐洛音在美人榻上靜坐，望著淨瓶中的花，忍不住露出一個淺笑。

他在人潮洶湧中悄聲對她說不要嫁給崔同煊，那是她從未在他臉上見過的堅定鄭重的神色。

他也偷偷喜歡著她嗎？

意識到自己在想些什麼，徐洛音臉上頓時染上幾分羞紅，失神折下一枝白蘭，細白指尖輕撫柔軟花瓣，又倏然頓住。

不對，他這樣說定是有緣由的，他不會無緣無故不許她訂親，難道崔同煊不是良人？

徐洛音蹙眉思量，可她是個深閨小姐，根本沒見過崔同煊，只知道父母對他極為滿意，連爹爹娘親都挑不出什麼錯，她又如何知曉？

過了片刻，徐洛音推開屋門，守在門外的紅裳綠袖頓時一愣，訝然道：「姑娘，您沒睡著？」

徐洛音嗜睡，午睡睡不著還是頭一回，怪不得她們驚訝。

她瞋了她們一眼，輕聲問：「我二哥回府了嗎？」

綠袖不明所以地點頭。

徐洛音便隻身一人去找二哥徐洛川，雖然他的性子有些不著調，但是他人脈廣，對她這個妹妹也極好，肯定會幫她的。

走到半路，恰巧看見徐洛川正要出府的身影，她忙喊了一聲二哥，提著裙子跑過去。

徐洛川停下腳步，斜倚在假山上望著她，懶散道：「阿音，這麼著急做什麼？」

看了眼打扮得像隻花孔雀似的二哥，徐洛音躊躇道：「二哥，你下午有空嗎？」

他點頭，隨意問：「想出去玩？二哥帶妳去。」

「不是。」她咬了下唇，「你能不能幫我查一下崔同煊這幾日的行蹤？」

「查他做什麼？」徐洛川覺得莫名其妙，「咱們父親都說他好，那肯定好，他也沒有妾室通房，算是正人君子了，嫁過去不會虧待妳的。」

說到這兒，他咬牙切齒道：「不過若是他真的對妳不好，我打斷他的腿！」

徐洛音也不知道該怎麼和他解釋，只好垂眸胡謊道：「可我心裡有些亂。」

沉默了一會兒，徐洛川道：「阿音，妳知不知道妳說謊的時候，大拇指總是抵著食指的關節？」

徐洛音連忙背過手，神色訕訕。

不等她再想個藉口，徐洛川大手一揮，朗聲道：「算了，查就查吧，妳的親事比什麼都重要。」

徐洛音鬆了口氣，笑盈盈道：「多謝二哥。」

「這才對嘛，姑娘家就是要多笑笑。」他得意洋洋道：「我妹妹長得傾國傾城，是要哄著供著的，這輩子都不許為男人掉金豆子。」

徐洛音紅著臉推他走。

再次回到慕音院，她心中依然忐忑，以為自己會睡不著，沒想到躺在床榻上之後很快便入睡了。

睡意昏沉，夢魘擾人，徐洛音蹙起黛眉，神色驚惶，滿頭大汗地驚醒。

窗外還亮著，她身處侯府，不在狹窄逼仄的馬車中，她一遍一遍地說服著自己，心跳卻沒平穩下來，直到探手從軟枕下摸到一個護身符緊緊地抱在懷中，終於安心。

初到靈州的那幾日，她時常夢魘，沈韶看在眼裡，為她求了一個護身符，後來夢魘確實少了許多。

如今這護身符已經舊得不成樣子，她卻捨不得扔，放在枕下珍藏，就像他還陪著她，那她便什麼都不怕了。

不多時門外傳來走動的聲響，徐洛音忙將護身符藏好，拭去額前虛汗，坐起身子，懶懶地看向來人。

綠袖歡快道：「姑娘，您醒了！」

徐洛音輕嗯了一聲，聲音透著幾分疲憊。

「又作噩夢了？」綠袖關心道：「夫人前幾日說，等過幾日得了閒要帶您去寺廟求一道護身符呢。」

她看了眼軟枕，目光變柔，隨口道：「再說吧，我想沐浴。」每次作噩夢都會出一身的汗，難受得厲害。

很快，她躺在浴桶中閉目養神。

綠袖嚥了下口水，姑娘長得真好，明明是端莊溫柔的長相，生得卻是一副嬌媚似水的身子。

水中的細膩豐盈若隱若現，她不敢多看，邊抹皂角邊絮叨道：「姑娘，明日忠寧侯府便要來提親了，夫人說讓您選一件顏色鮮亮的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別說了。」徐洛音忽的打斷她，原本溫軟的聲線變得冷淡。

綠袖連忙閉嘴，姑娘向來不喜歡提及此事，不過這可是一門好親事，兩家門當戶對，崔二公子也一表人才，姑娘怎麼就不樂意呢？

綠袖怎麼想都想不明白，只好盡心服侍她沐浴。

沐浴之後，依然不見二哥回來，徐洛音便開始練字，只是寫著寫著，筆下的字全都變成了沈韶，那個曾寫過上千遍、在心底默念過無數遍的名字。

都說練字靜心，可她卻心緒起伏，一個字都寫不下去，只好默不作聲地將那張宣紙壓在最下面，望向染著紅霞的窗外，任由思緒馳騁。

天邊最後一抹亮色散盡，徐洛川依然不見蹤影，徐洛音去正堂用膳。

今日徐疆下值早，遠遠地便聽見他朗聲大笑，她調整了一下情緒，笑容滿面地進了正堂，福身道：「爹爹娘親安好。」

「阿音來了啊。」徐疆瞧見乖巧的女兒，大馬金刀的漢子馬上變得輕聲細語起來，和藹道：「坐爹爹身邊來。」

三人閒聊一番，膳食陸陸續續上了，依然不見徐洛川的身影。

左等右等等不來，徐疆怒道：「這個臭小子，又上哪個秦樓楚館廝混去了？等他

回來，看我不打斷他的腿！」

徐洛音歎了一聲，二哥沒什麼遠大的志向，最大的夢想便是做個富貴閒人。爹爹征戰一輩子，最看不得他這副好吃懶做的模樣，為此又打又罵，哪怕二哥如今做了官，依然看他不順眼。

可是這次真不是二哥的錯，徐洛音心中愧疚，正要為徐洛川辯解，正堂的門被人一腳踢開，夏末的悶熱夜風席捲而來。

徐疆登時瞪大了眼，聲音高了八個度，「你個小兔崽子，是不是皮癢了！」

徐洛川的聲音比他還大，吼道：「這親不能定！你們給阿音找的什麼爛人！」

他額間青筋暴起，面色漲紅，一時間將三人都鎮住了。

徐疆久經沙場，第一個反應過來，事關乖女兒的親事，他也沒計較兒子言語中的不敬，忍著怒氣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徐洛音心中揪緊，攥著母親的手，有些無措地望著二哥上前，捧著茶壺咕嘟咕嘟喝了半壺的茶水。

徐洛川喘了口氣，砰的一聲放下茶壺，咬著牙一字一頓道：「崔同煊養了一個外室，肚子都大了！」

不僅養外室，還有孕了，這親定不成了。

徐洛音心裡大石頭落地的同時，又無端有些心酸，原來那句「不要嫁給他」真的只是一句忠告罷了。

白氏攬住她的肩，心疼道：「阿音……」

「娘親，我很好。」徐洛音回神，輕聲道：「女兒不願嫁給這樣的人，宜早不宜遲，今日就退親吧。」

原以為會得到父母兄長的支持，沒想到他們齊聲道：「不行！」

徐洛音輕緩地眨了下眼，迷茫地望著他們。

「哪能就這樣便宜了崔家。」徐洛川冷笑，「明日等他上門提親，我先以比試為由狠揍他一頓，敢欺負我的寶貝妹妹……」

徐洛音連忙勸阻，「二哥，這樣不好。」

見他不聽，兀自咬牙切齒地鬆著筋骨，她只好又望向父親。

徐疆安撫地看她一眼，斬釘截鐵道：「阿川做得對，此事由他出面，再合適不過。」

白氏更不必說了，徐洛音是捧在心尖尖上的女兒，自然不會讓她受委屈，是以冷著臉道：「明日我便讓整個長安看清崔家的噁心嘴臉，想成親？作夢去吧！」

徐洛音無語，其實她只是單純想退個親而已，只是見父母和兄長都在一旁摩拳擦掌商量著退親之事，她只能默不作聲地用膳。

剛吃了兩口，冷不丁聽到白氏問：「不過我從未聽聞崔同煊養外室的事，阿川，你聽誰說的？」

徐洛音面色一僵，心中有些慌亂。

徐洛川答道：「哦，我那些狐朋狗……呸，我兄弟逛青樓時聽到了一些風聲，我閒著沒事就跟蹤了那小子幾天。」

徐疆剗了他一眼，惡狠狠道：「臭小子，明天再收拾你。」

徐洛音鬆了口氣，心中更加感激二哥。

徐洛川權當沒聽見，提議道：「說起來今日便是崔同煊與那外室幽會的日子，我帶阿音過去看看吧？」

「不行，小心汙了阿音的眼睛。」白氏不答應，「況且天黑了，不安全。」

徐洛川據理力爭，「萬一崔同煊找上阿音求娶呢，她向來心軟，得讓她看清崔同煊是個什麼爛人才行。」

白氏垂眸思量，片刻後看向女兒，柔聲問：「阿音，妳怎麼想？」

徐洛音抿了下唇，想起去年被人擄走的事，心中有些畏懼，正要拒絕，又想起剛回京的沈韶，若是出門便永遠見不到他了。

心中的天平搖擺不定，最終還是沈韶占了上風，她微微頷首，堅定道：「爹爹，娘親，我要去。」

第二章 當眾拒絕親事

兩刻鐘後，徐洛音在一處酒樓的雅座內落坐，環視一圈，四周有屏風相隔，與鄰桌的距離不遠不近，倒是極為清新雅致。

許是天色已晚，這兒又地處偏僻，是以整個二樓只有他們兩人。

徐洛川點了些菜，指指對面，哼道：「那個茶室便是崔同煊送給外室的。」

她轉首望向窗外，茶室也在二樓，一個女子臨窗而立，看不清是何模樣，不過小腹確實微微隆起，甚是惹眼。

徐洛音看了兩眼就不再關心，垂眸提起茶壺，壺中卻是空空。

「渴了？」徐洛川喊了兩聲小二卻沒人應，只好親自下樓。

徐洛音托腮望著長街燈景，將每個人都想像成沈韶的模樣，心裡卻明白哪有這麼巧的事情，現在他應當在與家人一同用晚膳吧。

出神地想了一會兒，餘光瞥見一角白色衣袍，她僵了下，拐子的身影驟然浮現在腦海中，忙低頭捂住臉，心裡有些惶恐不安，二哥怎麼還不回來？

正緊張著，前方的雅座響起一道溫和的聲線，「想吃什麼？」

這個聲音……她怔了下，以為自己出現了幻覺。

下一刻那人又道：「糖漬青梅？杏仁佛手？八寶飯？」

真的是沈韶的聲音！

她張了張口，試探地喊，「沈大人？」

前方靜了靜，又傳來窸窣窸窣的動靜，一個五六歲的孩童從屏風上方探出個小腦袋，歪頭問：「你在叫我大哥嗎？」

不等她回答，那孩子眼睛亮起來，揚聲道：「好漂亮的姊姊！」

他低頭拽拽安穩坐著的人，焦急道：「大哥，我喜歡她，你快娶回家給我做嫂嫂！」

徐洛音臉上倏然多了兩抹緋紅，下一瞬，一直隱在屏風後的身影終於站起身，她下意識抬眼，再次於慌亂中與沈韶的視線交織。

饒是徐洛音平日裡再如何優雅從容，望進那雙清亮如湖泊的眼眸時，她還是驟然失了言語，腦海中浮現出一個詞——

杳靄流玉。

明明是悄無聲息的，可他站在那裡偏偏如玉一般，讓她得以窺見天光。

「舍弟童言無忌，徐姑娘勿怪。」

徐洛音怔然，下意識藏起所有的心思，訥訥領首。

前方便又傳來他輕聲斥責幼弟沈麟的聲音，不過就算是斥責，他的聲音也如玉石一般冷冷，惹人心醉。

徐洛音靜靜地聽著，嘴角不由得翹了翹。

沈麟委委屈屈道：「大哥，你都二十二了，就別挑挑揀揀了，這個姊姊這麼好看……」越說聲音越低，徐洛音抵了下唇，只能當做沒聽見。

他們都明白的，世代仇敵，不可能結親。

所以她的喜歡，也只能止於喜歡了。

待前方安靜下來，她斟酌著開口，「多謝沈大人告知崔公子一事，明日我便會與崔家退親。」

「不過是舉手之勞，徐姑娘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他的話隔著屏風傳來，平添幾分低沉，令人心安。

可他一口一個徐姑娘，溫和又疏離，徐洛音低低歎了一聲，福身行了一禮。

沈韶坦然受了這一禮，溫聲道：「世上的好郎君多得是，不必執著於一人。」

徐洛音倏然抬首，差點以為他看出來她的心思了，而後才意識到他指的是崔同煊，忍不住自嘲自己做賊心虛。

不等她回答，樓梯處有了動靜，兩個相鄰的雅座默契地陷入寂靜。

徐洛音歎息一聲，還沒和沈韶多說幾句話呢。

「阿音！」徐洛川著急忙慌地提著茶壺跑過來，「快看快看，崔小人進茶室了！」

徐洛音窘迫地瞥了眼前方，二哥喊這麼大聲，倒像是她過來捉姦似的，明明她一點都不在乎崔同煊。

幸好，沈韶的身形動都沒動一下。

望向窗外，她只看了一眼便興致缺缺地收回目光，斟了兩杯茶。

徐洛川卻緊緊盯著那個方向，咬牙切齒道：「呸！看我明天不打斷他的腿！」

徐洛音只好反過來勸他，「二哥，喝茶消消氣。」

「妳說得對，我得省著點力氣揍他。」徐洛川揚聲道：「我花了那麼多銀子點的菜呢？怎麼還沒上來！」

徐洛音偷偷看了眼前方，依然安靜。

過了片刻，小二姍姍來遲。

徐洛川大快朵頤，不像在吃牛肉，反而像在啃崔同煊的肉，見自家妹妹伸了幾筷子便不動了，他哀歎道：「阿音，別為了一個臭男人傷懷，多吃些，平常妳在家能吃兩碗的。」

「二哥！」徐洛音漲紅了臉，她哪有那麼能吃！

「沒事，二樓又沒別人。」見她害羞，他忙安撫。

徐洛音看了眼屏風，那道模糊的身影忽然開始輕微地顫動，她想死的心都有了，卻無從解釋，只好垂眸，眼不見心為靜。

過了片刻，小二又端著菜上來了。

徐洛川納悶道：「菜上齊了啊，送的？」

小二拐了個彎送進沈韶的雅座，殷勤道：「客官慢用。」

知道二哥好奇心重，又喜歡交朋友，徐洛音眼疾手快地扯住他的衣裳，輕聲道：「二哥，別打擾別人。」

若被他看見是沈家的人，那還得了。

見他沒再動，徐洛音鬆了口氣，轉瞬想起什麼又僵住——沈韶馬上便要去大理寺任職了，二哥……也在大理寺當差。

她呼吸微滯，心中有些複雜。

徐沈兩家自祖父那一輩便開始不和，經過這些年更是勢如水火，二哥又是個暴脾氣，她真怕他與沈韶起衝突，從大理寺的官差變成大理寺的階下囚。

可是此事也不是她能左右的，身為徐家人總不能幫著沈韶說話。

眸光微黯，她望向窗外，崔同煊正與那個外室親吻，怕二哥看見之後跑過去揍他，她忙關窗，囑道：「二哥，太晚了，咱們該回去了。」

徐洛川放下筷子，摩拳擦掌道：「行，早點回去睡覺，明天揍人更有力氣。」

徐洛音輕歎一聲，站起身走在他身後，到了樓梯處，她悄悄回頭，只瞥見一角不染塵埃的白色衣袍。

兩道身影隱入暗處後，沈韶放下手。

嘴巴上沒了束縛，沈麟扁著嘴抱怨道：「大哥，為何不讓我說話？」

「你話太多，會打擾旁人。」他從容道：「快吃吧。」

沈麟終於拿起了筷子，吃了兩口又好奇地問：「大哥，你認識那個漂亮姊姊？」

豈止是認識，沈韶想起和徐洛音在靈州的時光，臉上多了幾絲笑意，給他夾了一塊糖漬青梅。

「我都說了我不愛吃甜的，你回家的時候買的櫻桃煎也太甜了！」沈麟噘著嘴，所以他才纏著大哥出來吃飯的。

沈韶輕瞥他一眼，默不作聲地將糖漬青梅放進自己口中咀嚼。

嗯，確實很甜。

一輛馬車駛離酒樓，徐洛川撩開車簾透氣，他平日裡都是騎馬出行，無拘無束慣了，現在坐在密不透風的馬車裡只剩煎熬。

看向沉默的妹妹，他忍不住問：「阿音，為何非要讓我坐馬車？」

徐洛音抿了下唇，決定直入正題，「二哥，你知道沈家大公子沈韶要去大理寺任職了嗎？」

「知道啊，一早就知道。」

她的眸光閃了閃，問：「那你怎麼想？」

徐洛川一頭霧水，「想什麼？」

「咱們兩家向來有仇……」

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嘛，那些恩怨都是上上一輩的事了，我和他又沒仇。」徐洛

川瞥她一眼，「問這個做什麼？」

「沒事，我就是隨口問問。」徐洛音鬆了口氣，是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

「妳還有閒功夫管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呢？」徐洛川恨鐵不成鋼道：「明日退親才是大事！」

說到這個，徐洛音反而不在意了，她撩開車簾，回頭望了一眼漸漸遠去的酒樓。明日退親之後，爹爹和娘親定會為她尋找新的夫婿，這輩子她還能再見他幾面呢？見她神色低落，徐洛川慌了，連忙輕聲哄道：「阿音，別為了那個臭男人傷心，二哥給妳找更好的夫婿，妳若有喜歡的公子儘管告訴二哥，二哥肯定幫妳。」徐洛音輕輕搖頭，扯出一絲苦笑，她喜歡的公子，這輩子都不能說出口的。頓了下，她解釋道：「我只是在想，以後還能不能像現在這樣隨意出府，今日才發現長安也是很美的。」

見她願意出府遊玩，徐洛川馬上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明日我便與父親母親說一聲，妳想什麼時候出門就什麼時候出門。」

「多謝二哥。」徐洛音笑盈盈道：「二哥真好。」

「自家人說什麼謝。」徐洛川歡快地說：「妳不再悶在府裡，是我該謝妳，就算花光我的銀子我也高興！」

二哥最是愛財，連這樣的話都說出口了，想來是真高興。

徐洛音抿唇一笑，其實她願意出門不過是想多見見沈韶罷了，只要偶爾可以遠遠地看上一眼便好。

回到府中，徐洛音叮囑了幾句明日不要下手太重，徐洛川滿口答應，一溜煙跑遠了。

徐洛音無奈地回了慕音院，想著二哥下手沒個輕重，明日她得早些醒，結果隔天她又一覺睡到日上三竿。

徐洛音一邊懊惱一邊去找二哥，沒想到他正老老實實地坐在院子裡曬太陽，見她過來還意外地問了一句「怎麼醒這麼早」。

她抵了下唇，輕聲問：「二哥，這是已經打完了嗎？」

徐洛川輕輕瞥她一眼，淡定道：「兩家約好了下午見面，妳倒是一點都不關心妳的親事。」

徐洛音鬆了一口氣，兩人一同去正堂用午膳。

桌上格外安靜，徐疆和白氏面色平靜，時不時給徐洛川夾菜讓他多吃些，徐洛川笑著道謝，三人其樂融融，一片溫馨。

徐洛音一個頭兩個大，看來今天是非打不可了。

待用過了膳，徐疆和徐洛川出去了，白氏拉她在一旁說話。

「阿音，妳不必心軟。」白氏拍拍她的手，「就算出了事咱們也不怕，是他崔家不義在先。」

徐洛音歎了口氣，輕聲道：「娘親，我怕二哥下手沒個輕重。」

崔同煊好歹是侯爵之子，萬一打殘了打死了不好收場。
這幾句話的功夫，門外便有人稟報忠寧侯府的人前來提親。
母女倆剛站起身，又有人稟說二公子已經在和崔二公子比武了。
兩人匆匆前往，遠遠地便聽見了打鬥的動靜，還有不少人拍手叫好，一時間人聲鼎沸。

靖南侯府外，徐疆與忠寧侯崔遜站在一旁含笑望著，不時點評幾句。
不過很快，崔同煊頭上見了血，徐洛川的神色也越發狠厲，一旁圍觀的百姓不禁面面相覷起來。

崔遜驚道：「切磋武藝而已，洛川下手是不是太重了？」
方才徐洛川叫囂著比武比贏了才答應提親，兩家都是武將出身，切磋一番也無妨，崔遜便笑呵呵地應了，可是現在看來，似乎和他想的不一樣，不像切磋，反而像是打架。

徐疆懶得再裝下去，冷冷道：「你兒子學藝不精罷了，滿身的力氣都使給了女人，自然虛得不行。」

眼見著兒子遭到汗巖，崔遜皺眉喝道：「同煊沒有妾室通房，待令嫖娼過來定會一心一意待她好，哪來的女人？」

「看來你也被蒙在鼓裡。」徐疆這才和顏悅色了幾分，見打得差不多了便道：「行了，回去問問你的好兒子都做過什麼吧，這門親事我靖南侯府拒了！」

此話一出，一旁圍觀的人頓時譁然。

見他要去，崔遜眼疾手快地抓住他，怒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，不說清楚我可不會讓你走！」

「父親……」崔同煊明白自己養外室一事肯定被發現了，面色灰敗道：「別問了。」
徐洛川見狀又朝他臉上打了幾拳，見了血才停手，惡狠狠道：「還有說話的力氣，是我打得不夠狠！」

崔遜怒火攻心，「你們父子倆有話便直說，為何一直打同煊？」

徐疆拍開他的手，冷笑著揚聲道：「崔同煊養外室，外室甚至已有身孕，我徐疆的女兒怎麼可能嫁給如此道貌岸然的小人！」

人群頓時開始議論紛紛。

「崔公子竟然養了外室，真是表裡不一！」

「靖南侯愛女如命，依我看這還算給忠寧侯留了幾分面子呢，打得算輕了！」

「若是我女兒遭此輕賤，定要和他們拚命！」

一時間群情激憤，望著忠寧侯的一千人等頓時面帶鄙夷。

崔遜面色漲紅，揚聲問：「同煊，你有沒有做過這種事！」

崔同煊神情狼狽，閉口不言，連承認都不敢。

真是個懦夫。徐疆面色鄙夷地看他一眼，轉首望向徐洛川。

徐洛川踩著崔同煊的手掌走過去，冷冷道：「敢欺負我妹妹，你真是活膩了！」
路過聘禮，他一腳踢出個窟窿，揚長而去。

靖南侯府的大門頃刻間關上，將所有喧囂拒之門外。

一切歸於平靜，徐疆關心道：「阿川，沒受傷吧？」

「沒有，他拿我當大舅子，不敢下手。」徐洛川嫌惡地拍了拍手，「髒死了。」

徐洛音聽到這些，心跳有些快，忍不住問：「爹爹，真的退親了嗎？」

「自然是真的。」徐疆的大掌拍了拍她的頭頂，笑道：「過幾日爹爹為妳尋一門更好的親事，忠寧侯府配不上妳。」

徐洛音靜了靜，輕輕頷首。

「對了爹，這幾日我帶阿音出去玩吧，她總是悶在府中，這樣不好。」徐洛川順勢提道：「萬一阿音遇見喜歡的公子，也省得你們幫她找了。」

白氏為難道：「可是阿音不願出門……」

「我願意的！」徐洛音馬上接話。

察覺到自己表現得太過期待，她抿了下唇，正要找藉口，白氏握住她的手笑道：

「好好好，願意出門就好，我讓侍衛們跟著，妳想去哪兒都行！」

徐洛川一口否決，「不行，侍衛太惹眼，有我就行了，我會照看好阿音。」

白氏想了想，同意了，連聲說要去為乖女兒做幾件好看的衣裳。

這麼容易就能出門，徐洛音歡喜不已，待只剩了他們兄妹兩人，她便笑道：「多謝二哥。」

徐洛川擺擺手，「行了，我得回去沐浴，一會兒出門妳去不去？」

她頓了下，看看四周，小聲問：「是要去見閒韻姊姊嗎？」

謝閒韻是徐洛川的外室，她家道中落，投靠親戚的途中被人擄走，又被賣到青樓做清倌，第一晚便遇到用強的客人，徐洛川將她救下還付了贖身金，還她自由，可她卻沒走，給徐洛川做了兩年的外室。

徐洛音是去年知道這件事的，那時她剛從靈州回來，二哥怕她心中難受卻忍著不說，便偷偷帶她去見謝閒韻。

兩個擁有相似經歷的人互相取暖，倒是可以慰藉一二，她們也因此成了閨中密友。徐洛川年至二十還未成親，就是因為喜歡上了謝閒韻，因為外室做不了正妻，他便一直沒成親。

聽到這個名字，徐洛川笑著點頭。

徐洛音心情複雜，低聲問：「二哥，你就這樣一直拖著嗎？」

娶妻或是不顧爹娘的意願與謝閒韻在一起，總要選一個。

他沉默了一會兒，終於開口，「我不願變成崔同煊那樣的人，也不願委屈韻兒，我會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。」

徐洛音嗯了一聲，笑道：「我相信二哥，我等著閒韻姊姊給我做嫂嫂。」

他們兄妹總得有一個人是幸福的，到那時她就告訴爹爹和娘親，她想嫁給沈韶，比起想嫁給仇敵之子，二哥娶外室簡直不值一提。

兩相權衡，他們會讓謝閒韻嫁給二哥的。

至於她，她所求不多，只要在成親前多見沈韶幾面就足夠了。

第三章 仙客巷偶遇

丞相府，書房透出幾分光亮。

沈麟托腮盯著沈韶寫字，他年紀小，不懂什麼風骨，只知道大哥一撇一捺寫得極為好看，神情中便帶了幾分嚮往，不由得好奇地問：「大哥，我的字什麼時候能寫成你這樣？」

「很快就可以了。」沈韶擱下筆，淨了手之後摸了摸他的腦袋，溫聲道：「你該睡了，明日要早起去書院。」

沈麟如今六歲，去年啟蒙，如今在大理寺附近的致禮書院讀書，每隔五日放兩日假，明日正是去書院的日子。

「今晚想和大哥睡。」沈麟不滿道：「麟兒已經兩年沒見過大哥了！」

雖同父異母，但他從小便崇拜沈韶，沈韶去靈州那年他才四歲，每日都會問大哥什麼時候回來，如今終於等到他回來，自然黏得緊。

「今日我要忙到很晚。」沈韶低聲安撫他，「等過幾日我搬到仙客巷……」

他的聲音很快便被一道威嚴的聲線蓋住，「你說什麼？你要搬走？」

沈韶靜了下，看向來人，喚了聲父親，卻沒回答他的話。

當朝丞相沈端敬雖才年逾四十，但他日夜操勞，頭髮已有半數銀絲，臉上皺紋浮現，瞧著極為嚴肅端正。

他肅然開口，「你剛回家一日便急著搬走，偌大的丞相府容不下你？」

沈麟年紀雖小，卻能看出兩人之間的暗流湧動，深知大事不妙，連忙跑去搬救兵。

「丞相府很好。」沈韶垂眸，恭敬開口，「只是離大理寺太遠，每日天剛破曉便要起，長此以往，身子吃不消。」

「可以騎馬。」

「太過招搖。」

沈端敬的眉頭皺成川字，他鏗鏘有力道：「非搬不可？」

「非搬不可。」

沈端敬盯著向來溫和的大兒子半晌，本以為他會如從前那般聽話，執拗兩句便算了，沒想到此刻他卻神色堅決。

怔了下，他冷笑道：「去靈州兩年，你倒是出息了，竟敢和我頂嘴，這事沒得商量！」

「父親，這不是頂嘴，也不是商量，而是將此事告知於您。」沈韶心平氣和道：

「我早已及冠，這些小事我可以自己做決定。」

沈端敬微微眯起眼睛，忍著怒氣問：「難不成從前的二十二年是我束縛了你？」

沈韶頓了下，啞然失笑。

十七歲做狀元，及冠之年做一州知府，二十二歲歸京，這是自他出生起便被父親設定好的路線。他不需要自己的思想，只需要嚴格執行，「做不到」這三個字不能出現在他口中，只能咬牙堅持。

在靈州的兩年反而是他最暢快的時候，他可以自己決定很多事，不受父親的擺佈，只有那時的他才是自由的。

他看向父親，正色頷首。

許是沒想到他這麼大膽，沈端敬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釁，他大喝一

聲，「跪下！」

沈韶卻沒動，正要說話，遙遙地傳來一道焦灼的女聲，「老爺別動怒！」

來人是沈端敬的續弦、沈麟的生母文氏。

文氏是文官清流之後，十六歲那年嫁給一位將軍，可惜將軍短命，成親一年後便戰死沙場。

她為此守寡十年，專心伺候婆母，婆母病逝前親自做媒，讓她嫁給了喪妻五年的丞相沈端敬做續弦。

雖是半路夫妻，但兩人舉案齊眉，從未生過嫌隙，一年後便生了沈麟。

文氏臉盤圓，生得慈眉善目，皮膚極為白淨，身姿豐腴，性子又和婉，對沈韶沈謙兄弟倆也愛護有加，沈韶向來敬重她，也願意尊稱她一句母親。

文氏推開門，見沈韶起身行禮，她丟開牽著的沈麟朝他擺擺手，慈愛道：「韶兒不必多禮。」

轉首她又蹙眉道：「老爺，韶兒出府別居是好事，您為何動怒？」

沈端敬早已氣得吹鬍子瞪眼，但是看見溫柔似水的文氏，他的神色還是緩和了不少，淡淡道：「是什麼好事？我沈家從未有過出府別居的先例！」

文氏拉著他坐下，邊順氣邊輕聲細語道：「您仔細想想，韶兒是咱們家最有出息的，又是青年才俊裡最得皇上器重的，日後定有大事交給他做。若是將時間都花在往來奔忙上，豈不是浪費了大好時光？」

她為沈端敬斟了杯茶，繼續道：「不過我也有私心，麟兒的書院與大理寺挨得近，他們兄弟倆要好，平日裡有韶兒教導麟兒的功課，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？」

見沈端敬陷入沉思，她朝沈韶使了個眼色，輕聲催促，「快和你爹服個軟。」

沈韶默了默，歉然道：「兒子說話不知輕重，望父親海涵。」

沈麟也終於敢開口了，他撒嬌道：「爹爹，麟兒想多見見大哥。」

「搬過去住可以。」沈端敬終於鬆口，只是神色依然冷淡，「不過每隔五日需與麟兒一同回家住兩日，身為沈家人萬萬不可離心離德。」

文氏馬上笑道：「老爺向來是最為通情達理的，韶兒麟兒，還不快謝謝父親。」

一場危機輕鬆化解，待沈端敬出去，沈韶朝文氏道謝。

文氏輕聲道：「你爹脾氣直，又倔，喜歡聽軟話，萬不可忤逆他，不然有理也成了沒理，韶兒，你可明白？」

沈韶嗯了一聲，送她出門。

隔了兩日，沈韶在仙客巷買了一座三進的宅院，簡單清掃後便住了進去。

這日下值，他剛走進仙客巷便瞧見了一個頗為眼熟的窈窕身影，不等他細看，她便主動上前福身喚了一聲沈大人，羽睫微顫，紅唇輕抿。

見真的是徐洛音，沈韶難得怔了下，低聲問：「妳怎麼在這裡？」

仙客巷離靖南侯府極遠，她一個弱女子獨自一人在此處，他不得不多問幾句。

徐洛音咬了下唇，也沒想到能在這裡碰見他。

昨日二哥說謝閒韻在家中待得無趣，想見見她，她今日便過來了，原本打算午睡之後便來的，只是睡過了頭，這才匆匆忙忙趕來，誰想竟誤打誤撞遇見了沈韶。徐洛音心頭微惱，若是早知道可以遇見他，她就好好梳妝打扮一番再過來了，不過現在說什麼都遲了。

她低著頭，沒敢看他，定了定心後含糊道：「我來探望一位友人。」

二哥有外室一事自然是不能告訴他的。

兩人一同朝仙客巷深處走去，徐洛音鼓起勇氣問：「你呢？」

總不能也是來探望友人的吧？

她忐忑地抬眸看了他一眼，這一眼卻再也沒收回來。

他穿著極為合身的紅色官服，將他映襯的如瑤林瓊樹一般，餘霞成綺，夕陽碎光撒在他的側臉上，鼻梁高挺，輪廓溫和清朗。

徐洛音看得呆住，直到步入陰影中，他臉上的光被昏暗吞沒才終於回神，匆忙垂眸掩住腮畔紅霞，捏緊手中的絲帕。

怎麼看著看著就目不轉睛了呢！她暗暗唾棄自己。

不過很快她又為自己找藉口，平日裡沈韶總是穿素色，她從未見過他穿紅，一時有些情不自禁也是正常的。

「我住在這裡。」他溫聲解釋，「這裡離大理寺近，比較方便。」

原來是這樣，徐洛音點點頭，二哥的外宅在此處也是這個原因。

想到二哥，她有些不放心地問：「這幾日我二哥沒做什麼出格的事吧？」

沈韶困惑地看她一眼。

徐洛音不敢與他對視，匆忙垂眸，但是她也不願提起兩家是仇敵的事情，怕這一路都無話了。

想了想，她輕聲解釋，「我二哥的性子有些不著調，時常鬧出些笑話，若是冒犯了你，你……」

「沒有。」他溫和地打斷她，甚至還淺淺地笑了一下。「妳二哥是個極為有趣的人。」

徐洛音終於鬆了口氣，笑盈盈道：「我也這樣覺得，等你與我二哥接觸的多了，定會與他成為朋……」

她張了張口，最後一個字卻怎麼都沒說出口，是她太過放鬆了，連「朋友」兩個字都敢說，他們之間的關係能做可以偶爾閒談的陌生人就很好了，朋友這種關係不是她能奢望的。

兩人之間的氣氛忽然陷入凝滯，只餘雙足踏過青石板時的輕微踢踏聲響，還有迎面而來的微燥風聲。

不遠處，幾個稚童鬧成一團，鼻間不經意間嗅到飯香與桂花香，很快飄滿整條小巷，引人心醉。

若是忽略難言的尷尬，倒也算是歲月靜好。徐洛音苦中作樂地想。

「如今妳與在靈州時一樣，話很少。」沈韶忽然開口，「我原以為是人生地不熟的緣故，沒想到妳性子便是如此，溫柔嫻靜。」

這是在誇讚她嗎？

徐洛音輕緩地眨了下眼，沒弄明白，又忽然福至心靈，他是想告訴她在他面前不必如此小心翼翼，在靈州時他們相處甚好，回到長安也是一樣，不必拘束。

徐洛音被巨大的驚喜砸中，她小聲說：「我明白了。」

沈韶的嘴角便翹了翹。

兩人又並肩行過一段路，眼見著就要到了，徐洛音正絞盡腦汁準備告別的話，沒想到他先頓住腳步，說：「我到了。」

徐洛音茫然地抬眼，左右看了看對門的兩戶人家，一戶是二哥的宅院，一戶是……沈韶的？

想來他也想到了此處，沉默幾息，他忽的笑道：「真是巧了。」

那豈不是以後來找閒韻姊姊，只要時間把握得準，十次有八次能像今日這樣了嗎！

徐洛音忍著心間雀躍，矜持地微微頷首，可唇角的笑意卻怎麼都壓不下來，揚起一抹好看的弧度。

兩人都沒動，徐洛音抿了下唇，正要主動告別，沈韶倏然出聲，「妳頭髮亂了。」

徐洛音怔了下，手忙腳亂地摸了摸頭髮，語無倫次道：「那、那我先走了！」

他又笑了，望著她提著裙角跑進對面。

許是微風輕拂，那幾縷不聽話的青絲又翹起來，直到消失在他的視野中，倒是很……可愛。

直到跑進垂花門，徐洛音的心跳還是跳得飛快，靜了一會兒，她摸摸再次翹起的頭髮，忍不住繞在指尖捲了捲，整個心房也像是被髮尾掃過般酥酥麻麻。

沈韶笑了呀，雖然只是因為這幾根作怪的頭髮。

徐洛音在原地傻傻地站了一會兒，猛然間發覺日暮西沉，連忙跑進了廂房。

廂房中，謝閒韻正在插花，手中銜一枝西府海棠，清冷的臉上無端顯出幾分嬌美。

聽見動靜，她微微抬頭，臉上浮現出幾絲意外的神色，調侃道：「左等右等不見妳來，我還以為妳睡過頭了呢。」

人人都知道她愛睡懶覺，徐洛音有些臉熱，道：「路上耽擱了一會兒。」

面前是一副美人素手插花圖，徐洛音卻走了神，腦海中全是沈韶方才的模樣，夕陽下的臉、微勾的唇角、幾聲輕笑還有一襲紅衣，侵犯了她所有的心神。

「我聽妳二哥說，妳與崔家公子退親了？」

聽到問話，徐洛音回神，怔然道：「什麼？」

謝閒韻輕瞥她一眼，又重複了一遍。

「嗯，是退親了，他養……」頓了下，她沒再說下去。

做外室並不算什麼光彩的事，謝閒韻的身分也是二哥的外室，她怕謝閒韻傷心。

沒想到謝閒韻卻沒當一回事，剪了一枝白蘭，淡淡道：「我聽說了，他的外室有孕了，這樣的人確實不能嫁。」

徐洛音輕抿唇瓣，柔聲道：「閒韻姊姊，我二哥絕對不會這樣做的，他心裡只有

妳。」

經過這一年來的相處，她倒是很喜歡謝閒韻，話雖不多但句句貼心，若是能做自己的嫂嫂肯定極好。

「是嗎？」謝閒韻垂眸將白蘭插入瓶中，話中帶著自嘲。

徐洛音不由得寬慰道：「我二哥說他會娶妳的。」

謝閒韻笑了笑，淡聲道：「我出身青樓，能做外室已然知足，哪敢尚想正妻之位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謝閒韻搖搖頭，「阿音，我知道妳想說什麼。我雖曾經是良家女，但是只要做過一日妓子，終生都逃不開了。」

徐洛音頹然地抿唇。

「好了，不說這個了。」謝閒韻輕瞥她一眼，「方才妳臉上紅暈叢生，是想起了誰？」

徐洛音想糊弄過去，謝閒韻卻不好騙，幾個回合下來徐洛音毫無招架之力，只好坦誠道：「是、是我愛慕的人。」

謝閒韻聞言馬上丟開了手中的花，坐到了她身邊。

八卦是姑娘家的天性，哪怕清冷如謝閒韻眸中也放了光，見徐洛音許久不開口，不由得輕聲催促道：「快說呀！」

徐洛音卻不像方才那般坦誠，神色猶豫，不知該不該告訴她。

謝閒韻盯著她瞧了一會兒，忽然正色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徐洛音心中一驚，又明白謝閒韻在詐她，不由得瞋她一眼。

謝閒韻輕聲開口，「妳喜歡的人是丞相府的大公子沈韶，對不對？」

徐洛音僵在原地，緊張地看她一眼，是她的心思藏得不夠深嗎？閒韻姊姊都看出來了，那沈韶豈不是也……

她不敢再想下去，心中微澀，可又想到若是他知曉她的心意，應當會遠離她才是，從今日表現來看，他似乎並不知情。

心情隨著諸多猜測一起一伏，徐洛音拍了拍心口的位置，勉強鎮定下來。

謝閒韻淡聲解釋道：「姑娘家提到喜歡的人會害羞，但是妳卻面帶遲疑，應當是喜歡上了不該喜歡的人，妳又在靈州待過一段時日，想來是見過沈韶，我這才猜了他。」

她是極為聰明的，能在蛛絲馬跡中剖析出這些並不奇怪。

徐洛音沒有反駁，低聲道：「閒韻姊姊，此事別告訴我二哥，我不能讓他們知道。」

她愛上了仇敵之子，註定不會有什麼好結果，不如將此事埋在心底，或許再過幾年，這份不能與他人言說的感情便煙消雲散了。

「我明白的。」謝閒韻握住她的手，歎息一聲，轉而說道：「妳隨時可以過來找我，若是妳二哥問起，我會幫妳瞞著。」

徐洛音微怔，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沈韶不是住在對面嗎？」謝閒韻困惑地看她一眼，「妳不知道？」

「我知道啊，可是妳……」徐洛音奇怪的是她怎麼知道。

「這個宅院是你二哥幫他找的。」謝閒韻面色淡然地道。

徐洛音一臉震驚，二哥幫沈韶找宅院？

她心中升騰起幾分微渺的希望，難道徐沈兩家的關係並沒有那麼差？

可惜轉瞬謝閒韻便給她潑了盆冷水，「沈韶出了錢的，妳也知道妳二哥，最喜歡攢錢，有這種好事他第一個上。」

徐洛音垂下眼，掩去眸中失落。

「妳還是心思太淺。」謝閒韻拍拍她的肩，「阿音，妳這副患得患失的模樣遲早會被旁人看出來。」

徐洛音不由得苦笑，「可我一想起他便覺得歡喜。」

喜歡一個人怎麼可能瞞得住呢，就算閉口不言，萬千愛意也會從眼神中流淌出來。

謝閒韻沉默了一會兒，終於開口，「若是忍不住，那就趁著還未出嫁多見見他吧。」

徐洛音也是這樣想的，但是她總不能每日都來仙客巷「拜訪友人」，不然就顯得太過刻意了，沈韶遲早會察覺出來，不過依照他的性子，就算看出來了也不會多說什麼，只會慢慢與她疏遠。

她不想與他疏遠，那麼還有什麼地方可以遇見他呢？

回去的路上，徐洛音一直在思索，卻沒有半分頭緒。

剛進侯府，綠袖便急急忙忙地跑過來，氣喘吁吁道：「姑娘，夫人喚您過去。」

徐洛音心底猛地一沉，難道母親又給她找好了下一位夫婿？

她連忙去了，剛進房間，白氏瞧見她，笑容滿面道：「這麼晚才回來，今日阿川帶妳去哪兒玩了？」

知道母親只是隨口一問，徐洛音便隨意說了個地方。

白氏也沒細問，拉著她坐下，說起正事，「我準備帶妳去寺廟住幾日，再求個護身符。不然妳總是夢魘，對身子不好，妳意下如何？」

聽到不是找到新夫婿，徐洛音鬆了口氣，但是她也不太想去寺廟。

「娘親，我能不去嗎？」她直言道：「我不喜歡那裡。」

從小她就與寺廟犯沖，去一次便會發熱一次，也不知是什麼緣故。

白氏便沒強求，摸了摸她的頭髮，低歎道：「也好，我去求也是一樣的，順便再為妳求個姻緣。我的阿音，情路為何如此坎坷？」

聽到這話，徐洛音眸中的光便黯淡了幾分，強顏歡笑道：「娘親，女兒本就不想嫁人，女兒想照顧您和爹爹一輩子。」

「說什麼傻話。」白氏親暱地捏了捏她的鼻子，「娘親只希望妳以後嫁一個對妳極好的夫君，若是相貌出眾、家世相配就再好不過了，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對妳好。」

徐洛音有些出神，若徐沈兩家不是宿敵的話，她應該有很大的可能會嫁給沈韶吧，母親說的這些他全都符合，甚至比母親說的更好。

頓了下，她又自嘲自己癡心妄想，以沈韶的身分地位，公主都娶得，她不過是個侯府嫡女罷了，免不得要與旁人爭一爭。

現在倒好，不必爭了，因為她連爭的資格都沒有，只需要冷眼看著別的姑娘一擁而上便好。

沈韶以後會娶個什麼樣的姑娘呢？

燭火嘩啷聲引得她回神，徐洛音不敢再想下去，順著母親的話說道：「女兒的婚事全憑娘親做主。」

「沒想到我也有看走眼的時候。」白氏想起崔同煊，不由得歎息一聲，「崔二公子原本是與妳極為相配的，可惜……」

徐洛音沒覺得有什麼可惜的，反倒要謝謝他，不過她怕娘親再次傷懷，忙轉移話題，「他的外室進門了嗎？」

她問這個也是為了探探母親的口風，她想讓謝閒韻做她的嫂嫂。

白氏冷笑道：「進門？一個外室，真是癡心妄想，忠寧侯一碗落胎藥便將她打發送出了長安，崔同煊倒是情深，居然追了過去，到現在還沒回來。」

徐洛音驚了下，有些害怕。

若是謝閒韻有孕，二哥拚死也會給她一個名分，可父親母親也不是吃素的，說不定會與忠寧侯的做法一樣，依照二哥的心性……也會追出去。

她攥緊了指尖，怕母親懷疑，只得將話爛在肚子裡，沒敢再多說半個字。

CRESCENT